



编者按

“五一”劳动节即将到来,那些身在一线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。劳动是光荣的,但是劳动也需要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。本报特推出《今天我当班》栏目。本报记者将以体验者的身份,深入到城市中的各行各业,体会普通劳动者工作中的酸甜苦辣,真实地记录下各个岗位劳动者一天的工作状态,展现他们可敬可爱的品质。如果您希望更多的市民了解您的行业,也欢迎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7066提供线索。

为港城供水“把脉”的自来水检漏工——

白天车多噪音大 夜间工作常被当成贼

文/片 见习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朱涛

在港城,有这样一群人。马路上他们像探矿的矿工,涵洞内他们像捕鼠的猎人,夜晚的小区里常见他们出没的身影,甚至多次被误认作小偷。他们头顶大耳机,手捧听漏仪,一步一步地追随着这个城市的水脉。他们是港城自来水检漏工。

24日,本报记者与港城的检漏工一起为城市“把脉”,工作在第一现场,体验这个职业的冰山一角,感受港城检漏工的苦与乐。



3名检漏工就同一个漏点多次核实,要把误差降到最低。

A 个个都是顺风耳 捕捉管道漏水声

24日上午9点,烟台市自来水公司楼下,记者见到了自来水公司检漏班成员,班长郭相伟和工人郑建涛、刘伟。

记者跟随检漏工赶往海岸街中段,对上周四检测的可疑漏点进行确认,划定挖掘范围,以便尽快施工修复。

“检漏工的本质就是用耳朵捕捉管漏声,然后堵住漏点。”郭相伟如是说。

记者看到检测路面上有几处水表井,郭相伟走到最近的一处,用大铁锤和钢钩费力地将井盖移开,井里全是污水。因常年搬动这些笨重井盖,检漏工肩部、腰部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

“听!听!就是这儿,这条管

道附近肯定有漏点。”郭相伟手持一根长约2米直径1厘米左右的铁杆说。他的耳朵紧贴着铁杆顶端的“听筒”,下端则触在水表井内的管道阀门上,而这个铁杆便是检漏员最常用到的听音杆。

“这项工作练就了我们的顺风耳,作为‘地下工作者’必须对声音敏感。”郭相伟调侃道。

在用相关仪测量了管道走向后,郭相伟对可疑漏点位置的判断八九不离十了。

为了提高上午的工作效率,刘伟和郑建涛留下来继续精确漏点位置,记者则与郭相伟一同前往烟台发电厂东门附近的地下涵洞例行检测。

B 黑灯瞎火进涵洞 蛇鼠毒气很危险

烟台发电厂东门附近的地下涵洞,在常人看来仅仅是个不起眼的水沟。而对检漏工来说,此处涵洞下埋藏着官家岛水厂的一条自来水地下输送管道,属于检漏工作中的大管路。

郭相伟告诉记者,检漏员供水抢修车上常备的东西除了各种仪器外,还有手电、水靴和皮袄,甚至还有防毒面具和供氧系统等。

郭相伟穿上皮袄下到了涵洞洞口处,而记者向涵洞里望去,漆黑一片。

郭相伟走在前面,而记者紧随其后小心前行。越往里走泥沙沉积越多,步履艰难,很容易滑倒。

借着手电筒的亮光,记者看到一些印迹,郭相伟说这是老鼠、蛇等留下的,像这种地方老鼠是最猖狂的,穿着皮袄和水靴也是为了避免被老鼠等动物咬伤。

仔细查看后,并未发现管道隆起或下凹的情况,如此可确定这段管道暂时没有问题,等十几天后再来看。

郭相伟说有的涵洞内臭气熏天,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有毒有害物质。检漏工必须穿戴防毒面具进洞作业,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。

复杂的地形使检漏工非常熟悉地下管网和地上交通道路,成了港城的活地图。

C 雨天不宜检漏 但也闲不住

原计划下午要去大海阳路附近的居民区检漏,但飘起的小雨影响了工作进度。

“没办法,各种检测仪器的敏感度都很灵敏,在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检漏会出现很大的误差,所以下午只能停工了。”郭相伟说。

“真是歇不起,耽误了检漏,水管出现问题我们检漏班就必须担起全部责任。”郭相伟说。检

漏工这份工作是个良心活,检漏工用心检测出来了,就会节省很多水资源,若偷懒不检测也不会有人察觉,但从没人会去那样做。即使下午不外出检漏,检漏工也闲不着,因为办公室里的抢修电话也会响个不停。

在记者即将离开时,郭相伟接到一个电话,“喂,您好,您哪里,什么地方?”

● 酸甜苦辣:

春秋季好受点 冬夏季最难熬

据郭相伟介绍,春秋两季是检漏工工作的黄金季节,因为春秋两季没有冬夏的严寒酷暑和蚊虫叮咬,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要好些。

“冬夏两季最难熬,夏天蚊虫多,天气再热也得穿厚厚的皮袄进涵洞检测,冬天即使寒风刺骨也得出去找漏点做检测。”郭相伟说。

天气越恶劣,检漏工们就越忙碌,热胀冷缩的原因,各级水管都容易出现接头松动和管道裂口等情况。

“三月份工作量最大,冬春交替使水管开始膨胀,一些老化的水管非常容易出现裂口。”郭相伟说。在他的工作记录本上,记者看到三月份的工作量近70个,而平时在40个左右。

夜深人静去工作 曾被当作贼盘问

据郭相伟介绍,夏天的检漏工作都得在晚上进行,因为白天天气温高,车流量也大。而在夜晚作业,经常引发一些误会。

“手里拿着根长铁棍和手电筒,有时还得拿着别的仪器,大半夜的走在小区里,还得慢慢走,曾多次被居民误认为是小偷。”郭相伟笑着说。而郑建涛告诉记者,一次在保安措施严密的小区里检漏,曾遭到三四个保安的轮番盘问,还差点报了警。

“有时候你穿着工作服,亮出工作证人家也不信。”郑建涛说。



穿便装很奢侈 热乎饭难吃到

完成上午的工作任务后,检漏工陆续回公司吃午饭,午休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。

“干不完上午的活都回不来的,在工地随便买个包子吃,不会回单位吃热乎饭。”郭相伟告诉记者。食堂的开饭时间是上午11点半,而在工地的检测时间却不固定,一般回到公司后,食堂都打烊了。

吃完午饭,来到了检漏班办公室。办公室不足20平方米,里面摆了六七把椅子,两张办公桌和一个文件柜。靠墙的桌子上立了一块小黑板,上面记录了一些路段名称及时间等内容。

“这算个留言板,及时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和做了什么。”郭相伟解释道。

办公室的椅子靠背上都有一件很新的便装,与检漏工身上的工作服对比鲜明。

“看着衣服在这儿,其实平时根本没时间穿,特别是穿件西服出去逛逛,感觉很奢侈。”郭相伟告诉记者。便装离他们那么近,却又显得很遥远。